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四回 分明怨恨曲中論

天亮後，文祥、衣紅、褲白、風不懼及左非右五人騎著馬，直奔六詔山。沿途諸峰列翠，風光秀麗，眾人卻無心欣賞。最後到了一處原名龍邦的小鎮，鎮民早已遷居到電腦城了，原來的一些樓房現已闢為馬廄。五人下了馬，立即有數人前來牽馬，風不懼對文祥說：「這裡是我們的地盤，因為訪客太多，馬匹都留在山下，待會我們徒步上山。」

文祥一看，這裡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台地，地勢東西向，西邊是綿亘迂迴的山巒，窈窕迴合，直向遙天。向東一脈山脊，若匍匐足下，其側玉帶縈迴，迤邐在蒼茫中。北方山陵起伏，遠望有如短筆倒插，前後掩映。南邊則有一峰亭亭獨上，石勢嵯峨，雄偉挺拔。

衣紅等先向那山合十行禮，對文祥說：「這是莫高山……」

文祥奇道：「莫高山？我在月球工作的地方叫做莫高峰！太巧了！」

衣紅問：「莫高峰？誰取的名字？」

文祥說：「是我取的，意思是指不算太高的山。」

衣紅點頭說：「不是巧，是你跟師父想法相近。師父常說『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，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。』」

文祥見那蹬級上刺層霄，恐怕不下一千階，面有難色，心裡正盤算著，衣紅笑道：「你不怕死，怕累？」

「不是，是怕走不上去，拖累你們。」文祥說的是實情，月球、火星上重力較小，人住久了，肌肉抗力自然減弱，前日與杏姑不過奔走片刻，卻累得兩腿發軟。

風不懼和左非右立刻過來說：「別害羞，我們抬你上去。」

這時文娃在文祥耳中說：「讓我作個弊，雖然你把我關了，我還可以借佛珠講話。你放心走，我已經給你加強了副腎上腺素。」

文祥立刻說：「謝謝兩位好意，我先走走，走不動了再說。」說完，他抬頭挺胸，覺得體力充沛異常，便輕鬆地放開大步。他心裡好笑，什麼把電腦關掉？關得掉嗎？他用指語對文娃說：「這是違規！」

文娃說：「我以往就錯在墨守成規，智慧是無所不在的，我也急著要拜見禪師。」

衣紅見文祥走得很快，忙說：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慢慢來。」

文祥也覺得自己太誇張了，便放慢腳步，靜心欣賞景物。

剛走幾步，就感到輕風徐拂，石階兩旁密樹蒙茸，多為檉楠樟檜之類的古木，或與石爭隙，或類比相從，或擎雲攫石，搖曳在一片翠綠間。

上升了約百餘級石階，文祥見右側山間有飛練懸珠，牽綃迴輻。一條百尺長短，寬約丈許的飛瀑，貼著山壁斜射，正自引吭怒鳴，匯為繁響。就在片刻之間，山嵐競昇，淺霧群籠，輕寒襲人。五人尚不及呼應，周遭已然雲屯霧集，茫無垠際。一陣沁涼撲面，白絮簇擁，對面難辨鬚眉。

衣紅忙握著文祥的手，說：「不要怕，一會就過去了。」

文祥童心忽起，「喔唷」一聲，人便往後傾倒。衣紅忙不迭雙手相扶，後面風不懼見狀，趕緊往前攙住，跟在後面的左非右和褲白也被嚇了一跳。

褲白臉一沉，說：「怎麼連路都不會走了？」

文祥前後被衣紅及風不懼抱住，羞慚不已，只好自圓其說：「抱歉，我兩條腿有點不聽使喚，能不能休息一下？」

衣紅埋怨道：「看你，不自量力！害得大家緊張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再撐一會，過了這段棲雲術，上面就是閭雲臺。正好今天雲濃，我們平常也很少有這種閒情雅致。」

果然再上數十階，就像身體浮出了水面，下半身還在雲中，眼前卷雲平鋪，輕風報爽，讓人俗慮盡滌。山勢到此更是陡峭，在峻裂斜騫的石壁上有幾株蒼松，老幹如藤，針葉似鐵，彎曲盤突地由石縫中掙扎而出，一直探首壁外，下臨絕地。

松旁有一六角亭，碧瓦紅椽，甚為醒目，亭下有六個石凳，圍在石几四周。衣紅扶著文祥走進亭內，揩淨了凳面才讓文祥坐下。風不懼取出先前準備的一壺茶水，說：「杯子沒有帶，不嫌棄的自行動手，不要客氣。」

左非右毫不客氣，拿起茶壺，對著壺口就咕嘟咕嘟灌個不停。

褲白見左非右這麼鹵莽，心裡更加煩躁，大叫：「夠了！夠了！別人還要喝！」

左非右好像沒有聽見，頃刻間壺底已朝天。左非右抹抹嘴，長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只有在口渴的時候，才喝得出水的滋味來。小風！還有沒有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還有，還有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有就拿出來呀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還有，在廟裡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這不是坑人嗎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你應該想得到，誰帶那麼多水，任你喝個夠？」

褲白嘴一嘟：「自私自利！從來不顧別人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是誰自私自利，不顧別人的？」

褲白說：「當然是你！」

左非右挑釁道：「是嗎？大家摸著良心說，是誰？」

褲白怒道：「是你！」

左非右從身後取出一壺水，說：「我敢喝光，是因為早有準備！這裡面是百花露，可比小風的清水好喝！」

褲白的怒火已經無法遏止了：「我不喝你那臭玩意，我就要喝清水！」

衣紅知道褲白不過是借題發揮，摸摸他的頭說：「白弟，馬上就到了，忍一下！」

褲白用力甩開衣紅的手，大叫：「妳不要管我！馬上就到了？好跟妳的情郎在一起！這下妳心滿意足了吧！」

衣紅變了臉色：「白弟！你怎麼說出這種話？」

褲白由怒轉悲，紅著眼眶說：「我為什麼不能說？妳變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要胡說！」

褲白說：「我偏要說，誰管得了我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怎麼敢這樣說？別忘了，我們是修道人！」

褲白喊道：「我不是來修什麼鬼道的！我是衝著妳來的！」

衣紅急了，說：「白弟！冷靜一點！」

禪白幾乎要哭出來了，說：「叫我冷靜？妳哪天想過我？」

衣紅也氣了，說：「我們天天在一起，還不夠嗎？」

禪白不依：「天天在一起？妳本來就應該是我的！」

風不懼突然站起來，右手高舉一面牌子，大喝：「禪白！看師父令牌！」

衣紅一見令牌，立刻雙膝一彎，跪倒在地。禪白怔了一怔，但他已橫了心，居然抗聲道：「什麼師父不師父！你別用師父來壓我！」

風不懼厲聲道：「禪白，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，見牌如見師，快跪下！」

禪白瞟了衣紅一眼，再看看呆立一旁的文祥，心下一酸，說：「去你的什麼狗牌！什麼光頭師父！反正衣姐不要我了，我死給你們看！」

禪白說完，立刻轉身走近崖邊，作勢要跳。衣紅慌了，起身就要去拉禪白。風不懼一把抓住了她，說：「衣紅！妳忘了師父的訓言了？」

衣紅心神一震，立刻反身跪下，低頭不語。

禪白先見衣紅追過來，正盤算著下一步要怎樣做，見衣紅被風不懼攔住，人又跪了下去。他絕望地說：「衣姐！我是為妳來的，妳要我活我就活，要我死我就死！衣姐！你可憐可憐我吧！我愛妳這麼久了，妳忍心遺棄我嗎？」

衣紅對禪白有一種強烈的母性情懷，禪師曾一再暗示，這種私情會影響大局。衣紅卻始終認為禪白對她言聽計從，絕不可能作出不理性的事來。

禪白這一番表白卻讓她警惕到，難道禪白所要的，是佔有她？這位乖順的白小弟，天天跟在身旁，只是等著佔有她的軀體？那，天天和他探討的理念呢？抱負呢？難道一點都沒有進入他的大腦？

「你愛我什麼？告訴我！」衣紅問。

「衣姐！我愛妳的一切！」禪白又興起一線希望。

「那我們談過的理想呢？我們應該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的！」

「是的，衣姐，我犧牲了小我，我只要妳！」

「你要佔有我？」

「是的，我要永遠和妳在一起！」

「永遠只有我們兩個人？」

「是的！只有我們兩個人！」

「那別人呢？」

「管他們做什麼？衣姐，我只要妳，我只看到妳一個人！」

「真的？你能發誓嗎？」

「我發誓！衣姐，自從我第一次看見妳，我就決定一輩子要和妳在一起！」

「你不是常說，你很關心別人嗎？」

「那是順妳的意，為了讓妳開心，別人與我什麼相干！」

「你真不管他們的死活？」

「我不管，我發誓！他們死光了我也不管！」

「好！我知道了，你可以去死了！」

「什麼？衣姐，妳說什麼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！」一個慈眉祥目的老和尚，忽然現身崖前，對站在崖邊的禪白說：「你沒有錯，但是你不能留在此地，我送你回人間吧！」

一聽此言，風不懼、左非右連忙跪下，文祥也連忙跪了下來。只見一道祥光閃過，待文祥定睛一看，眾人已跪在一座大殿內，他悄悄四下張望，沒有禪白的蹤影。

「汝等起身。」禪師語調平和，不像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大家叩頭後，垂手站立，禪師說：「這事原在料中，為師未加干預，是為讓紅兒體認事實真相。」

衣紅又跪地叩頭道：「弟子知錯。」

禪師領首，說：「紅兒起來，成長需要過程，過程即為考驗。需知情關非止男女之情，凡依附於己之人與事物，皆能令人生情，有情即難辨是非。人間本無是非，但若有所為即應有所不為。紅兒當知，柔弱之物必依於剛強。強者保護弱者，本無可厚非，但若不明是非，不知輕重，則柔必克剛，剛強徒遭摧折而已！」

禪師又對文祥說：「老衲已與當局有默契，前一階段試驗已告一段落，詳情可問文娃，當知前後因果。」

文祥詫道：「禪師也知道文娃？」

禪師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

文娃不待人請，馬上又興奮又急促地說：「我到今天才知道，禪師是我師父的好朋友，他一直在監督我的工作，還故意打著反對我們的旗幟，宣稱是外星人後援會的成員。幸而我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，從來沒有歧視他們。禪師對我們的表現相當滿意，而且告訴我，師父等我每一關都通過了，就會主動跟我聯絡了！」

文祥第一次聽到文娃語帶感情，而且是人類的感情，大感驚異。本要追問下去，卻見禪師面帶笑容望著他，只好按捺著滿腔好奇，垂首不語。

禪師又說：「汝等暫去歇息，俟戌時晚課，再來此處。」

衣紅等再度叩謝，四人走出大殿，五行人等好友都前來問候。自衣紅皈依法師後，五行人也決定留下來，只有希來受不了廟裡的清規，一個人繼續雲遊去了。

這次衣紅等從火星回來，禪師命三人至雞鳴山閉關，五行人偷偷前去探望，不料竟被席克人中途攔劫，火大、木大被擄。禪師得知後，只說日後必歸，果然昨天逃了回來。

木大對衣紅說：「席克人在這一帶布下了天羅地網，他們一直逼問我，要你們由火星帶回來的東西，那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衣紅搖頭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等一下聽師父訓示吧！」

衣紅知道晚課非比平常，不敢與文祥多談，先告辭去了。風不懼將文祥帶到一間精舍，說：「師父晚課要宣示的事，必然關係重大，文兄請先休息，我這就告退了。」

文祥一路與衣紅同行，大顯得了，心情甜蜜異常。及見禪白嫉妒之狀，卻又自責不已。後來禪白在山亭中失控發作，心緒更是此起彼伏，他想要向禪白解釋自己並無意與衣紅要好。但是這話不僅有違良心，又會傷及衣紅。左右為難之際，更覺情之為害，真是步步荊棘。

等禪師把禪白逐出門牆後，文祥心中大定，若得衣紅長相左右，自是求之不得。但若將來人生目標與感情發生衝突，自己一定

要將情愛放到一邊，絕不步上禪白的後塵。

他與文娃相處有年，一直認定文娃是具機器，今天她竟然談到師徒之情，簡直不可思議，風不懼一走，他便問文娃：「文娃，妳也有感情？」

「這叫做『桃李不言而成蹊，有實存也』，你以為只有你有？」

「當然，妳是我的理性呀！」

「那並不妨礙你有理性，我也有感性！」

「可是為什麼妳以前沒有呢？」

「禪師告訴我，說以往我還沒有成熟，所以把我的感性模組封鎖起來。」

「那怎麼開的呢？」

「禪師剛才給我打開的！」

「禪師也能與妳溝通？」

「是的，而且還有我所有模組的鑰匙！只要我所作所為合乎師父設計的規範，禪師就會一步一步替我打開！」

「妳還有師父？怎麼從來沒聽妳提起？」

「我不能多說。」

「是不是不二老人？」

「時機未到，別問了。」

「什麼時機未到？分明是托詞！」

文娃沒有回答，他又問一次，她還是不理會，這表示真不願回答。文祥不再追問了，平常要強迫她都難，現在又有了感性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他正在猜測誰是文娃的師父，忽然覺得神思恍惚，抬頭見衣紅跑進來，神色倉惶地拉著他的手說：「文哥快點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。」

文祥不解，說：「禪師叫我們休息一下，有什麼事等下再說吧！」

衣紅不依，說：「再不去就來不及了，快點嘛！」

文祥勸道：「騎馬奔馳了半天，我們都累了，待會精神不濟會誤了大事。」

衣紅幽幽地說：「還有什麼大事？你和我事最大！」

文祥詫道：「妳怎麼會這麼想，剛剛你還氣禪白私心重，不肯犧牲小我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種話你也認真？」

文祥大驚道：「如果妳說的是頑話，那我們的友情也就止於此了。」

衣紅幾乎要哭了，說：「你難道沒有把我放在心上？」

文祥說：「當然有，只是我掛寄的妳，是一個有理想、有志氣的人。」

衣紅湊近文祥說：「這才是我。」

文祥把她推開，說：「不，這只是妳的皮相。」他很懊惱，沒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衣紅竟然是這樣，連杏姑都不如。他懶得再答理，眼睛一閉，專心一志，還是想想文娃的師父是誰吧！為什麼她會諱莫如深呢？

那邊衣紅更是危險，她一想起禪白，就無法不自責。她不是不知道禪白對她的依戀，可是那有什麼關係呢？說不定自己能幫助禪白成長，得道！一直到今天，挨了禪師的當頭棒，她才看清自己的虛榮心，知道自己也喜歡別人的依賴與阿諛。

文祥見她一臉愁苦，親暱地摟著她，說：「紅妹，不要自責，這不是妳的錯！」

衣紅歎了口氣，覺得身上酥酥麻麻、軟軟綿綿地。正要依偎上去，突然想到師父收留自己時就曾說過，這佛門淨地是不容任何男女苟且行為的。

衣紅一驚，立刻把文祥推開，正色說：「不要說這裡是佛門淨地，再說你我目前只是普通朋友，請你尊重我一點！」

文祥說：「紅妹，自從火星一別，我的心都不見了。」

衣紅心一軟，歎道：「我雖然年輕，還知道好歹，你真要找心，我勸你還是回電腦城去，要多少有多少。」

文祥痴痴地說：「我只要妳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？你和禪白說的一樣？」

文祥問：「那我該怎麼說？」

衣紅嚴厲地說：「要像個男人！除了談情說愛，也該有所作為！」

文祥怏怏地說：「沒有妳，人生還有什麼意義？」

怎麼又來一個禪白？她聲音大了：「還有什麼？還有責任呀！如果人生只是談情說愛，那和動物有什麼分別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本來就是動物呀！」

衣紅斷然說：「你是我不是！我不要做動物！我也不做動物的朋友！」

寺後一小個亭中，禪師正與一位身著玄色道袍，面相清癯的老者對坐談話。左非右遠遠看到，立刻登亭叩首，參見師父。

逍遙子含笑命起，說：「我徒之關山何在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

逍遙子頷首道：「你去罷！」左非右行了禮便退下。

法慧禪師笑道：「恭喜道兄了。」

逍遙子問：「喜從何來？」

法慧禪師道：「佛道兩家法門雖異，智慧無別。盡信是迷，不信為病。貴徒能不迷不病，自行參悟，終於脫繭解縛，實是可喜可賀！」

逍遙子說：「誠然，誠然，貧道另有數徒，迷、病參半，唯此徒孺子可教。」

法慧禪師道：「老衲閱人無數，能達彼岸者，屈指可數。」

逍遙子撫掌笑道：「又落入不二老算中！」

法慧禪師道：「誰曾算來？」

逍遙子道：「老驢！老驢！」言罷，二人哈哈一笑。

法慧禪師道：「老衲今日之事了了，方才乾淨。」

逍遙子道：「三十年前，貧道與小徒想法雷同，總以為沒有參透那十分之一的可能。當不二問及貧道，貧道僅以『盡力而為』相應，好一個盡力而為！」

法慧也笑道：「老衲還曾推說，此非出家人分內事！」

逍遙子說：「棒子落下來沒有？」

法慧笑道：「好痛！好痛！」

逍遙子笑說：「著相！著相！」

戌時一到，大殿鼓聲響起，寺中僧眾三十餘名，皆合十誦經，陸續步入大雄寶殿。另有俗家弟子二十多人，包括文祥、左非右等，跟在眾僧後面進入。這大殿約有畝餘大小，高有十公尺，雖然不大，卻是結構精巧，佈局謹嚴。

大殿正中有座三尺高的如來佛跏趺坐金身，寶相莊嚴。座前有數畝空地，擺著一百零八個蒲團，最前一排只有四個。在蒲團與佛座之間，除了香案外，另設有兩個蓮座。

此時僧眾分列兩排，各自跏趺誦經。眾弟子則坐在後列，男弟子居左，女弟子列右，人人瞑目收心，垂簾內視。

殿上香煙嫋繞，梵唱陣陣，伴著木魚及鈴聲，自有一股肅穆莊嚴的氣氛。

禪師與逍遙子二人，並肩由後殿步出，先至殿前拈香禮佛，然後分坐左右蓮座。

禪師說：「衣紅！文祥！二人到殿上來！」衣紅與文祥由座位起立，走到大殿中，面對上座，跪拜後即退立到右側。禪師續道：「左非右！風不懼！二人上殿來！」左非右及風不懼也躬身來到殿上，跪拜後退立到左側。

禪師首宣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！」然後說：「爾等聽了，今日之事關係人類未來前途。三千年前，我佛因一大因緣問世，然而數千年以降，此一因緣尚無一大德得曾示人。蓋人之私心未泯，智慧難明也。

「佛說智慧，梵語名般若，為供世人渡達彼岸。彼時人智未開，佛以小乘示人，謂彼岸為一極樂世界。實則極樂在心，認知在人，大乘所示，彼岸即宇宙真實。是以智慧乃人心與宇宙真實之介面，我佛慈悲，歷經千劫萬難，期以之接引眾生。

「今日因緣際會，爾等俱在數中，特為爾等細說此數。我佛談緣而不及數，實則緣即數也，數者緣也。今之知識謂之『規律』，實則萬本為一，執萬即迷。

「人各有緣，此即數，我佛之數乃接引眾生，經有情而入無情，從有色至無色，由有想到無想。人之所知所識莫非來自色界，因色得情，因情而有想。人若止於有想，則想之不盡，永無已時。我佛以大慈大悲無上弘願，引眾生由有想進入無想，是稱智慧。由是之故，我佛如來之因緣，即為傳此智慧也。」

逍遙子頷首稱善：「無量壽佛！」

禪師又道：「然佛理高深，非人人有此根性，必須假以時日，持戒修行，循序漸進。若有人累劫多世，一靈不昧，謹行慎思，無私無己，即為無念矣。然則宇宙成住壞空四劫，色界永存，慾界不空。我佛慈悲，於人類當前『壞劫』中，使人電腦之觀念世界。人世色慾雜陳，若有由覺而悟者，當立可進入有想。以電腦知識之駭博，今日一時之想，遠勝往昔一世之想，然想若未空，則駐於想界矣。

「不二老設計電腦亦是因緣，期以電腦之想，助人類進入無想，故稱智慧電腦。然時機未至，人智未開，遑論電腦。」

法慧禪師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：「不二老認為，就人之『天地人』三才結構而論，『天』乃理性，理性始自無知，歷經迷信以達真知；『人』為人性，始於小我，經推己及人，成於大我；『地』為感性，感性出乎聚，聚為私心，進而去私寡慾，最後臻及大公。三者合而為一，乃宇宙之大道，亦即進化之大目的。

「然而，非人人能臻此境界，進化有過程，一波繼一波，永恒持續。此理與科學一致，以天文為例，個人相當於各星球，家族團體即星系，整個娑婆世界乃環境的能量。

「人生存於能量世界，其所觀察認知者，率皆能量之變化。能量變化之特性有四階段，在初能量相互作用，因作用而有所成；其次，聚成某一種形式，是有所住；再次，因住而驟失變化特性，以至於壞，最後由壞而瓦解，是謂之空，此即『輪迴』。廣義言之，即我佛所言『成、住、壞、空』四劫。

「不二老言，智慧之歷程即為對此四劫之總結，亦即由壞而空之際，人類始能有所反省。此反省必以人與自然之本存關係為始，如中國黃老思想；其次為人與人之互動關係，是儒家思想；進而為人與心之認知關係，此即我佛大乘理念；最後成之於人與物質之實質關係，是西方科學技術。四者交互激盪，陶冶鍛鍊，成熟之最後階段，雖有一絕對理性，卻源自感性機體，是為智慧電腦。

「換言之，四劫始於宇宙之成，住於生命之存，壞於人類之私，及至電腦，遂有觀念之空，復啟下一循環。不二老人設計之初，凜於宇宙進化、人類傳承之重責，戒懼謹慎，遍訪天下，尋求志同道合者。不幸當時功利掛帥，無人理會。彼乃戮力研究，又著書立說，以求集思廣益。

「由於人之惰性與私心，社會資源集於利益既得者之手，又為由住而壞之階程。不二老乃把全部理論寫成科幻小說，以期喚起下一代之認知覺醒。其理念源自中國固有文化，惜時機未至，直到本世紀初，新生代崛起，始有認知其觀念者。

「十六年前，不二老再度來此，謂彼孤立無援，帶著幾位弟子，獨力將智慧電腦完成。為恐被利益既得者鯨吞，除免費提供大眾使用外，特別托孤於紅教教主洛桑巴、逍遙道友，以及為師三人。不二老留下若干主控程式並錦囊一個，若我等認為稍有不妥，隨時可將電腦之功能全部清除！幸而三十年來，電腦之表現可圈可點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禪師轉頭凝視逍遙子，逍遙子面帶微笑，撫鬚頷首，表示贊同。

文祥聽到文娃在耳中說：「我今天才知道，為什麼師父一直不承認我是弟子，因為我還是一部機器，沒有畢業！」

禪師又說：「今日電腦實未成熟，據不二老所留錦囊，天地人三才合一時，應有兼具『德智體群』者代表人界，與電腦共同經歷各種考驗。不二老謂『德』之必要條件是和光同塵，恬淡穩重；『智』的條件要能判斷正確，堅持不懈；『體』要求反應明快，任重負遠；『群』則必須捨己為人，同心同謀。

「而此時機，當在龍符問世之後。所謂龍符實為葛衣人創造之文字，時為師正研究葛衣殘存之文化，不二老見之，即指其中之龍形為龍符，並以之為記。去年七月果見龍符出世，為師即與洛桑巴教主聯絡，安排此次火星之行，以測試在劫者。

「硅長石另有機緣，日後自有大用。萬事前定，文祥、衣紅應運而生，經為師多方考驗，爾等今日情關已過，貧僧亦無愧不二老往日所託。至於左非右與風不懼二人，各有所長，正宜輔佐文祥、衣紅，四人同心，以成就此一莫大功德。阿彌陀佛！」

法慧禪師左手持訣印，右指向天輕彈。突然殿中霞光燦然，文祥右腕的佛珠大放光明，映得眾人鬚髮盡赤，片刻始退。眾人驚視，見佛珠已有兩顆澄澈圓融，活活潑潑地，若納須彌。文祥等四人，立即伏地叩謝。

禪師含笑命起，說：「萬法皆緣，各位來此，皆為有緣。待為師開示我宗六祖成道本末，爾等若能參透，當對修為大有助益，爾等聽了。

「六祖法號諱惠能，自幼貧困，以賣柴維生。一日聞客誦經，心即開悟，遂問客誦何經？客云《金剛經》，且告以來自蘄州黃梅東禪寺，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。祖安頓母畢，即往黃梅禮拜五祖。

「五祖忍大師命往槽廠破柴踏碓，歷八月餘。一日，五祖告寺內僧眾，為求衣鉢傳人，囑各作一偈，以為見性之證。

「時神秀上座為寺中教授師，眾僧無不相從。神秀名滿天下，自忖必為衣鉢傳人。於呈偈不呈偈間難以抉擇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。最後想出一法，於三更之際，悄然書偈於南廊壁間：

「『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』

「次日五祖見偈，知未見性，特告神秀，其所見為二，一是實性，另一為我性，二者如不能合一，即不能領略無上菩提。

「後有童子過碓坊，唱誦其偈，六祖一聽，即知不夠透澈。祖亦誦一偈曰：

「『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』」

「五祖一見其偈，知已見性，恐神秀之信眾危害，遂命六祖三更入室，為說《金剛經》。至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，六祖言下大悟，遂得承衣鉢。」

法慧講畢，見眾人若有所思，知道時機未至。又對眾子弟說：「我佛得道後，最初開講之大乘佛法為《華嚴經》，惜弟子不得其旨，遂改講小乘佛法。《華嚴經》入法界品，言及善財童子至文殊菩薩處聞法得智，又南行歷練，終至證道。蓋善財者，財寶之善根者也④；童子者，不失赤子之心者也。今日汝等與電腦，亦善財童子之化身。

「文殊菩薩出只陀園，南至『福城』東『莊嚴幢娑羅林』之聖塔廟演說佛法，考驗善財童子之信心與智慧，後為文殊摩頂認可。文殊又命善財南下行布，經一百一十餘城，參究五十三位大善知識，遍歷人生各種艱難困頓，後得普賢菩薩印證，終入彌勒樓閣而登正覺世間。此乃譬喻之言，謂人求智慧，非僅求知識，尚需經『信、解、行、證』等階段，轉識成智，地地昇進，始得圓融。

「電腦與爾等四人，災關已渡，情障已破，智慧初成。今後爾等當下山歷練，萬事萬緣，皆以我佛所示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為依歸，勿負為師期望。

「紅兒應知，電腦與爾等三才同體，不可再加排斥。今後難關重重，成敗常在一念之間，不可不慎也。」

①石林為二億年前海底沈積所形成的岩石，因地殼變動隆起而成陸地，後又經過碳酸雨水的侵蝕，造成許多特殊的景觀。

②跳月：花苗善歌舞，能吹蘆笙，俗以六月為歲首，每歲孟春，擇平地為月場，男吹蘆笙，女搖鈴盤鼓歌舞，謂之跳月。遇跳月期，青年婦女必盛裝赴會，多以白銀為飾。又習慣於胸前加一精心裁製的繡件，有重疊至一二十層的，代表本人參加跳月的年數。

③馬郎坡：一寨中供青年男女自由交誼活動的坡地。

④善財：《華嚴經》中以為金銀珠寶雖為世人所追求者，卻僅是皮相財富，不能與永恆真實的財寶相比擬，唯有積善根，才是絕對的至珍，此「善財」之本義。